知往鉴今

一生最忆是芭蕉

□ 霍有明

对20世纪70年代初参加陕南三线建设的两万五千多名学兵而言，这段历练无疑是人生中最难忘怀的经历了。50年的时间飞驰而过，我们已从当年的青葱少年变得两鬓斑白。然而，往事并不如烟，依然历历可见……

1970年8月24日上午，我们陕西师大一附中69级数10名学生，乘坐一辆解放牌卡车从学校操场出发，奔赴陕南紫阳县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没有座位，每人随身携带的简易行李便权当座椅。告别欢送的人群，卡车缓缓驶出校门，我心里暗暗说道："再见了，西安！再见了，学校！"

卡车开出市区，车速逐渐加快，不久即驶入长安县南山沣峪口。这是一条狭窄的简易公路，有时会车都很困难，且道路十分颠簸。进入山区，"之"字形路段不断，给人以险象环生之感。然而，车上有几位附中的同学却极为活跃，一路上高兴地叫道："欧凯！""哈啰！"其实他们也就只会这两句。全程陪送的附中马继光老师用陕西话对他们说："你看你们，别人还以为车上坐了一车的美国兵！"这几位同学听了，哈哈大笑。可他们不知道，高兴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陕西向有"自古两阳不通车"之说。指的就是陕南紫阳和旬阳县没有公路，因而不通汽车。卡车进入恒紫一段，公路就没有了，仅有正开凿中的便道。沿途都是一群群开路的民工在抡着榔头打钢钎，石壁上的炮眼打好了，就装药放炮！随着一阵阵"放炮喽"的呼喊，前方只听得炮声震响，寻见烟尘漫天，一条沿山艰难开凿出的便道就立刻又被石块堵住了。我们乘坐的卡车也随着车队走走停停。后来才知道，只要部队的车队一过来，民工就赶紧放炮，因为军车堵了，就马上会有部队的推土机前来清道。当时，铁道兵部队进入陕南修襄渝线就是这样挺进的！

还记得行进途中出现的一段小插曲。一次放炮过后，因路面堵塞严重，我们车上的人都跳下来休息。这时，民工们开始清渣。只见他们用铁链拴住一块巨石，再在铁链上系上好几根一指多粗的麻绳，一人领头，众人杭育，前拉而后撬，将石头拉到路边后，就用力掀下山去。而较小的石块，则直接由一人翻滚，滚到路边后就立刻推下山沟。我们车上的一些同学见了，也照样子往山下滚石，我一时兴起，便也参与其中。由于山高坡陡，落差足有两三百米高，只见掀下去的石块在空中飞速旋转，跌下复高高弹起，多次兔起鹘落之后方坠入沟底，其尘如雾，其声如雷，场面端的可观！大有巨石翻腾走泥丸之势。我当时程度不及初一，语言贫乏，未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赞叹，情急智生，遂用打乒乓球时的喝彩术语来抚掌赞之："好球！""好球！"同学们见状，颇觉有趣，遂到处相传，结果迅速传遍全连！一时成为佳话。直到今天，有些同学对此仍津津乐道。

整整三天时间，我们铁道兵二师七团学生八连才从西安抵达紫阳县城。这个连队，由当时的师大一附中、师大二附中和西安师范学校三所学校的69级学生组成，总共170人。马继光老师一路上陪送照应我们这些师大一附中的学生，极为辛苦，身上落满了灰尘，成了个土人，但他却一声不吭。到达目的地之后，他就一个人悄悄地离去了，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后来听说，马老师曾担任过长达八年的陕西师大一附中校长。

乍到紫阳县城，诸事烦冗。我们连被安排参与修建铁道兵二师的师部医院。据说原定我连将参与紫阳县城的汉江铁路大桥的修建，但方过月余，我连即忽被改派到距离紫阳县城五十里的芭蕉沟驻扎，参加芭蕉口隧道的修建工程。自此，我们就开始了在芭蕉沟的两年七个月的战斗生活。

初抵芭蕉沟，条件异常艰苦。所谓芭蕉沟，实际是一条山沟，我们连就驻扎在这条山沟的最高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做饭的燃料问题。当时，我连就连那种煤质不纯、很难燃烧的"石炭"都弄不到，只能进入深山去买老乡的柴火来烧。其时，四排十班曾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砍柴班"任务。他们先翻过几个山头，到老乡的家里去商谈买树事宜，买好后就放倒一截截锯开，日后再带领其他班战士去扛回。一截锯好的原木足有六七十斤，对这些才十六七岁的未干过重活的"学娃子"来说，翻山越岭一二十里"扛柴"确实是一个艰苦的锻炼。直到后来终于有了石炭，我们连进山砍柴为炊的生活才成为历史。

记得一次进山扛柴，我起初紧跟着大部队，但大家走得快，我扛着一段原木气喘吁吁，逐渐落在后面。在途中，经过一处简陋的小屋，忽听得里面传出朗朗的读书声，遂不禁放下柴火悄悄聆听。只听得里面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用紫阳话问道："这是啥子嘛？"一堆孩子七嘴八舌地答道："大雁—，大雁—。""大雁"两字的发音，都为第二声，且尾音上扬。老师又问道："大雁是益鸟还是害鸟嘛？"孩子们又争相答道："益鸟—，益鸟—！"我听了不由暗暗心动。当时，"斗批改"的浪潮正席卷着西安市的大中小学校，全国亦然。不意紫阳的一片深山荒野之中，竟还有这样的一间小小的学校，还能够进行如此具有科普性和趣味性的教学！且师生问答，自得其乐，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呀！今天屈指算来，至1977年冬恢复高考，这些孩子正好是进入高考的阶段。也不知道其中曾有几人考入了大学？几人考入了中专？那位女教师今日又何在？令人生出多少遐想！

进驻芭蕉沟后，我们一附中的几十名学生编为两个班，我在四排十一班。一开始，这个班分配的任务很杂，什么活儿都干，我就曾很长一段时间承担打猪草的任务。因为伙食太差，光靠部队的援助也不行，我们连自力更生，开始自己养猪，并设立了专职的饲养员，猪倌叫王长安。可那时逾十万军工民工摆在紫阳一线施工，副食供应极度紧张，我们连一百七十号人长期吃的都是部队配给的盒装脱水蔬菜，且数量有限，又哪儿有给猪吃的呢？没有办法，只有派人去打猪草。约数月之间，每天早上我就和另一个战友出发，背起大背篓，拿上弯刀，漫山遍野去采撷猪草。时间久了，我们也有了经验，知道哪些野草猪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是猪喜欢吃的。猪最喜欢吃的，是一种叫"窝窝长"的野草，有些类似于我们西安的苜蓿。但"窝窝长"不好找，只有农民的菜地里相对较多。一次，我们打猪草不顺利，便去"偷袭"一家农民地里的"窝窝长"，结果一个头上系着好大缠头的老妪哭喊着从家中跑出来，还投诉到连部，从此我们就坚定地执行"不打群众一棵猪草"的纪律了。在路上，我们有时会遇见军工连和民工连的队伍，有时还会碰上女子民工连的队伍。这些紫阳女娃子见到几个"学娃子"在背着背篓打猪草，总是会发出惊异的尖叫："哟，打猪草！打猪草！"尾音高度上扬，成为当时芭蕉一景。

继打猪草之后，我们班又成了"电锯班"。即在芭蕉口隧道的洞口下方建立工棚，安上圆形电锯，承担对三营侧芭蕉洞口所需的电瓶车轨枕、支撑排架及填充木的加工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当时分为日夜两班。记得一次上夜班，加工出的轨枕都堆成了小山，确实有些自豪感。

在干"电锯班"约一年之后，我们四排十一班正式进洞，成为开挖芭蕉口隧道的"正规军"。在隧道施工中，我既当过扒渣手，也当过风枪手，多次受过连嘉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隧道的全面大爆破。记得那是第一次上导坑与下导坑掌子面同时掘进、同时点炮一次成洞的大爆破。在我们排之前，几个工班已陆续打了好几十个炮眼，到我们排这个工班，正好全部完成，全洞上下左右总共打了七十个炮眼！排长项江海宣布"点炮"！副排长贺立，点炮员兼安全员李希斌、解靖咸等一片忙碌。随着七十根导火索陆续点燃，导火索"哧哧"地闪着火花冒出一片青烟，我们赶紧跑到外面安全处躲避等待。"咚"，一声沉闷的炮响；"咚咚"，又是两声；"咚咚咚咚……"炮声响成一片。硝烟被抽风机抽净以后，我们进去一看，好家伙，整个掌子面爆破下来的石块都堆成了一座山！据排长说，这次大爆破，我们这个工班的掘进记录是一次成洞掘进零点一五米，创造了当时铁道兵二师的单班最高掘进记录。

在紧张的施工之余，我们连的同学也不忘学习。由于驻地不通电，我们两年多来一直用的都是煤油灯。所谓煤油灯，不过是每人一个小玻璃瓶，盖子上钻个眼，插上一截裹着灯芯的铁皮管而已。大约一月能分上两回油。到了分油的时候，一声"分油了"，大伙儿就都赶紧涌上去抢着领油，把自己的煤油瓶灌满。到了晚上，只见我们班床头的十几盏小小油灯全部点亮，灯光摇曳如豆，大家都在静静地看书。受家父的影响，我这时也开始学着作诗填词，先从学习毛主席诗词入手，几年间陆续试着作了数十首诗词。例如："军民豪气冲霄汉，誓将大地重装扮。巨刃辟荆榛，深山扎大营。万钎凿石壁，开路争朝夕。战斗送残冬，旌旗满野红。"(《菩萨蛮·紫阳公路即景》)"风钻抱怀间，雄镇千山。激情融却万重寒。定教长龙穿峻岭，声震云天。　　重担抢挑肩，何惧困难。分兵掘进志方坚。"再教育"中摘硕果，一往无前。"(《浪淘沙·"十一"入团》)"芭蕉畔，经年苦战开风钻。开风钻，石岩颤抖，铁军堪赞。　　炮声翻滚红旗漫，三千长隧一朝贯。一朝贯，主洞通畅，彩廊珠璨。"(《忆秦娥·芭蕉隧道贯通》)"更惜别长夜短檠，款款诉衷情。遥思数载鏖战，生死亦肩并(平声)。踪迹逝，翠峦屏，望君行。但希君去，再建奇勋，赤胆为民。"(《诉衷情·送军代表复员》)"烟尘滚滚相迎送，山岭连绵，遮断长安，满载豪情赴陕南。　　军民奋战伏天险，斩水凿山，渝鄂接连，笑指长龙吐瑞烟。"(《采桑子·三线建设竣工》)

家父在来信中对我学作诗词予以肯定，悉心指点，并数次作诗词赠我，深情鼓励。如："打草冒严寒，电锯风旋，风枪穿透几重山。哪里艰苦哪里去，捷报频传。　　旭日照心田，三线入团。洪炉烈火写新篇。一代新人初展翼，万里鹏抟。"(《浪淘沙·示明儿》)词题下有小序记云："闻有明国庆入团，并阅其反映三线战斗生活的小说《一代新人》，作此志喜。"(见霍松林《唐音阁诗词选集》)我日后会走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之路，显与此有关。

在芭蕉沟两年余，虽然施工任务繁重，但我们连也还是有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如下芭蕉口过吊桥去芭蕉镇，在当时七团团部所在的河滩上观看文艺演出。记得当时还观看过来自西安的陕西火线文工团的文艺演出，令我们眼界大开。但晚上过芭蕉吊桥去芭蕉镇看演出毕竟不便，部队官兵遂在芭蕉沟三营营部处开辟出一个小广场，面积可坐五六百人。我们连就在那里和七团三营的官兵一起观看过若干次演出。记得一次七团的文工团来三营演出，在演出前夕，一个从师部下来锻炼的宣传员先教我们唱样板戏。时间短暂，他就选了《沙家浜》中的一段最短的唱段来教唱："四龙自幼识水性，敢在滔天浪里行。飞越湖水把亲人接应，你们放宽心。"他唱一句，我们跟唱一句，短短十分钟，全营五六百官兵居然就能把这一唱段唱得有板有眼了，引起大家的哄笑。

正式演出开始了，一位扮演《智取威虎山》中栾平的演员，将杨子荣与栾平智斗的一段演得惟妙惟肖，引起大家的喝彩。女声独唱开始了，一位美丽的安徽女文艺兵唱起了动听的西藏歌曲："高原上升起红太阳，雪山草原放光芒。牛羊肥壮遍地青稞香，西藏人民喜洋洋。啊，美丽的家乡啊，可爱的西藏。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听之如闻天籁。我旁边一位见多识广的铁道兵战士轻声笑着说："这是电影《泥石流》中的歌曲。"这歌曲，今天还在我的胸中激荡回响！

1973年4月13日，我们学生八连胜利地完成了芭蕉口隧道的施工任务，就要齐装满员地退场了！近一千个日夜，终于要离别时却有多么不舍！这里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经风雨、见世面的地方，我们青春的汗水已融进了这里的土地。在霏霏细雨之中，汽车终于发动了，再见了紫阳，再见了芭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

文史 春秋

战国秦汉时期的安康

□ 谭波才 何媛媛

五、道教肇启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时期。它的前身是从巫术、神仙方术，以及黄老的宇宙观衍生而来。而这些，地处巴、蜀、楚结合部的古安康，得天独厚，条件优越，成为早期道教的重要策源地。《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汉中，楚分也……信巫重淫祀，与巴蜀同。"

西汉初期，今安康地区已出现早期道教，并诞生了西城王君等得道仙人，以及道教第三洞天——西城洞天。南朝陶弘景《登真隐诀》、五代王松年《仙苑编珠》和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茅盈是咸阳南关人，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18岁离家出走，隐居于北岳恒山。6年后，梦太玄玉女告知：'西城有王君得道，可为君师。'"于是，他历经艰辛到达西城，斋戒三月之后，见到了王君。跟随王君20余年，并随其西至龟山，拜见了西王母，得九转还丹之术。于是辞师回咸阳，劝说茅固、茅衷，三兄弟同赴句曲山修道，后世奉为三茅真君。因此，今安康为"三茅"西城王君学道之地，后来还在今香溪洞开辟"三茅洞"，供奉"三茅真君"，至今香火不绝。

王莽新朝时期(9—23)，早期道教在今安康地区进一步发展壮大，出现了较早有文字记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唐公房。《仙人唐公房碑》记载："君字公房，城固人……耆老相传，以为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是时，府在西城，去家七百余里……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備然与之俱去。昔乔、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举家俱济，盛矣！"

东汉以后，典籍上记载在今安康活动的隐士和仙人不胜枚举，如赤松子、杨孟文等。至东汉末年，巴郡巫教首领张修利用鬼道起义，创立五斗米道。《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记载："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后来，张修被张鲁杀害，并夺取部众，以今汉中为中心，创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使五斗米道进一步定型、发展和壮大，成为早期道教的重要流派，对道法体系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魏晋以后，灵宝、上清、楼观、三皇经派等都相继形成了自己的法术体系，但都或多或少受过正一道法(五斗米道)的影响。"

三国时期，今安康地区厄塞要津，魏蜀争夺，兵燹频发，政区更迭，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建安二十四年(219)，蜀将孟达从秭归攻房陵，取上庸，刘备命申仪为西城太守。同年，刘备上表汉献帝，"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自立汉中王，今安康地区归蜀汉。延康元年(220)，曹丕称帝，建立魏国。是年，孟达降魏，合房陵、上庸、西城东三郡为新城郡，自领太守。黄初二年(221)，西城郡复设，改为魏兴郡，领西城、安阳、锡县、平阳四县，郡治西城。魏太和二年(228)，锡县升为郡。太和四年(230)，曹真从子午道南入伐蜀。司马宣王"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疑今石泉县迎丰镇)。军次丹口(疑今宁陕境内)，遇雨，班师"。景元二年(263)，邓艾、诸葛绪率军十余万，分别从斜谷、骆谷进攻汉中，时"魏兴太守刘钦趋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不久蜀汉灭亡。　(下)

注事 并不如烟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 闫群

一 互锁

采风中偶遇一异性朋友，因为要发送活动照片，彼此加了微信。之后的日子几乎没再联系，只是默默关注朋友圈，间或点赞。忽一日，早上起床发现有条早安的微信，寥寥几句却如清风扑面。一看是他发的，便礼貌性地回了一个表情。至此，这位朋友每天清晨五点半左右准时给我发送一条早安问候语且不重样。我从来都没在第一时间回复过他，但每条都会回复，哪怕是简短的两三个字。

世事纷扰，人与人相逢，都带着各自的故事。有很多情绪，注定只能独自吞咽，可与人言说者，不足一二。于我而言，能每天收到一份早安问候语，内心满满的小确幸。然而，这样的日子持续一月后，有一天戛然而止。几天后他发来一段让我莫名其妙的辞别语，等我回复时才发现他已删除了我。对于这场"情不知所起和所终"的缘分，我除了一头雾水，便是少许失落。想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程程山水。生活没有教会我顺从，却教会我要顺其自然。

一位哲人说："你将锁链套在奴隶的脖子上，锁链另一端就自动锁在你的脖子上了。"这就是"互锁定律"。如：你纵情地喝美酒，那美酒也在"喝"你；你想坐处长、厅长那个座儿，那个座儿也在"坐"你；你一心用时间赚取金钱，那金钱也在赚取你的生命。举目四顾，满眼都是和喜爱之物紧紧互锁之人。信息爆炸时代，效益优先。日更的公众号、追梦的群演、不惜扮丑努力爆红的主播……无一不是在追名逐利，却也正和城市的春夏秋冬一起，成为四季里的人间万象，时代里的丰富表情，长街短巷里的市井烟火。

行走于世，很难不被喜爱之物羁绊或世俗裹挟。我们可以活在其中，却不能过分执迷。这样，你才能从精神上获得一种自由。当它抛来锁链时，你也就有了抵御的能力。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那些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日子。感谢那些温润的感情，如清凉的风、山涧的泉、久处不厌的故人，让人心生慈悲与怜惜。即使消失或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也请各自珍重。

二 老伴

去小区门口的理发店收拾头发，刚一进门便听见"哇"的一声哭腔，只见一六十多岁的妇人正坐在理发椅上声泪俱下，理发师紧张地问她咋了，好端端的，转眼怎么就成这样了。老妇指着门外叽里咕噜说个不停，可谁也听不懂她究竟在说什么。稍倾，从门外走进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头，妇人立即停止了哭声，并伸手去够他。原来她以为老头子把自己丢在这不要了。老头不慌不忙地掏出纸巾，一边给妇人拭泪，一边对理发师说老婆子患了阿尔兹海默症，时常就不认识人了，却始终能认得他，似乎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亲人了。说完搀扶起妇人准备回家，像哄小孩一样嘴里还嘀咕个没完。我只听见了一句："傻婆娘，我在呢，一直都在呢！"

看着眼前的一幕，我的眼睛湿润了。想起了那句古话"少来夫妻老来伴"。温格·朱利说："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掐死对方的冲动。"相爱容易相处难，我们都需要在婚姻中努力修行，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如此，方能抵达相濡以沫之境。

单位门口的铁围栏下时常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年男子，看样子有六十多岁。我每天上下班从他身边经过时，他都要小声问我一句："女子，几点了？"我都礼貌回答他。夏日午后外出办事，他照例问我，一个小时后我办完事返回，他还是问我。兴许天热烦躁，这次我不仅没有回答他，还用眼睛厌恶地瞪了一下。没想到他又连问几遍，且一声比一声高，之后呜咽起来……我顿时慌了。一旁摆地摊的老阿姨把我拽过去，让我别搭理，说这男人活该遭罪，谁让他年轻时风流成性包养小三，自从得了脑梗后生活就不能自理。小三跑了，老婆也不管他。幸好还有退休金，孩子给他雇了个保姆伺候。

原来这样啊，难怪他总问时间，估计是盼着到点就可以回家吧！叶落归根，倦鸟归巢，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唯有时间，可以磨去一个人所有的棱角，把他抚慰得温和又熨帖。

大学时听着郑钧歇斯底里地唱《私奔》："想带上你私奔，奔向遥远的古镇，去做最幸福的人……"，周身热血沸腾，以为"私奔"才是爱情的最高模式，是一种和自由、流浪、幸福紧密相连的神奇能量。后来渐渐明白：私奔，其实是一种格局很小的爱情。真正的爱情，从来都是接地气的，和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紧密相连，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你看，身边许多婚外情，两个人从恩爱到纠缠，到争抢互搏，甚至"短兵相接"变得面目狰狞。爱情的气数，逐渐用尽，最后不得叹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锦色年华彼年豆蔻，谁许谁地老天荒？唯有珍惜。

三 星空

每次外出都是一场身心的救赎。

旅途中最喜欢看窗外，喜欢从眼前疾驰而过的山川、树木、村庄、牛羊和庄稼，还有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它们仿佛流逝的年华，给予人十足的温暖和慰藉，让人有种抚今追昔感。窗外是变幻的风景，窗内是须臾的人生。远方，是旅途给予一个孤独者的全部恩宠。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心境变得越来越恬淡呢？我想是从三年前。从获知父亲得了不治之症生命仅剩三四个月起；从懂得"孩子是因你而来，不为你而来"起；从看一个强弩之末的人面对一群弱者张牙舞爪起；从明白人性的幽微与复杂起；从看到终南山下那幢让人幽然神往的山居起……人心是一个天秤，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平衡点。灵魂中的动力，即便在创痛与匮乏中也要保持它的纯粹和奔放。能认真、满含热泪地活在当下，便是世间最幸福的人了。

想起去年旅途中的一个插曲。下午两点，从泸沽湖逛完乘坐班车返回丽　江，正常情况下四五个小时就可抵达。车子在蜿蜒的山路缓慢行进，沿途风光旖旎，倒也不觉得无趣。穿过一个小镇后，在岔道口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里昨晚暴风骤雨，山上的泥石流冲下来把路堵了。浑浊的泥水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山上往下流。现场有一些交警和民工正奋力清障，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通行。摆在游客面前的选择有两个：要么耐心等待清障结束走这条最便捷的路(距丽江五十多公里)，要么折返到镇上绕道走另一条路(距丽江一百五十多公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讨论，考虑到安全大家最终同意选择绕道而行。

这是一条逼仄蜿蜒的山路，车速只有二三十码。颠簸了七八个小时，加之旅途劳顿，再美的风景也无心思欣赏，车上人基本都在闷头睡觉。

"妈妈，星星！"突然，一个稚嫩的女声打破了沉寂的车厢。许多人都惊醒了。我睁开眼朝车窗外看去，对面山上昏黄的灯火星罗棋布，仿佛一条条游弋的火龙。抬头望天，浩渺深邃的苍穹像一张黑色巨毯，漫天星辰如散落的碎钻明亮灼眼。望着星空，我的心微微颤抖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欢愉。在这崇山峻岭间，在这与乡音阻隔了千山万水的车上，竟能看到这么璀璨美丽的星空，它们慢慢流淌、交融，溢满我的心田……过往那些辗转的黑暗、人生的困惑，此刻显得微不足道。

望着眼前的星空，我的目光却神游到梵高的代表作《星空》上。犹记得那幅画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夜晚在静谧中孕育的勃勃生机。巨大的、形如火焰的柏树，以及夜空中像卷龙一样的星云，多么像人类在生存中的激愤与抗争。还有那轮从月蚀中走出来的月亮，看着它就想起雨果的话："上帝是月蚀中的灯塔"。

车子在夜色中缓缓前行，我的心从没有如此宁静。是啊！世上没有白走的路，白受的委屈。东边不亮西边亮，总有一天老天会送你抵达目的地，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生如逆旅，一苇以航。我们相逢在此，已弥足珍贵。

青年说

学问虽有多少，职业不分贵贱

□ 涂敞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近年来，不少名校硕博毕业生入职基层中小学，引发议论，不少人认为这是大材小用，浪费了高级人才。愚以为，学问虽有多少，职业不分大小贵贱，名校硕博毕业生入职中学未尝不可，不是大材小用，反倒有助于为教育行业注入活力。

其一，教书在于育人，不以教师的学历论高下。会学不等于会教。名校硕博毕业生在中小学教书是大材小用，若以此说往，他们在大学教书是妄自尊大或恰如其分了？显然，这绝不能一概而论。教育的要义是教书育人，在这点上，在中小学教书与任教大学并没有多大区别。

其二，名校毕业并不意味着经验丰富。新入职的毕业生往往没有丰富的教育经验，纵有基础教育名校平台也未必就能施展出来其顶尖的学术水平。道理很简单，学得好未必教得好。但他们先在基础教育尝试深浅，再考虑将来的打算，也未尝不可。如果这也被定义为"大材小用"，未免绝对化。

其三，毕业找工作的现实让人需要冷静思考，不能动辄自认为"大材小用"。名校硕博毕业找工作，往往高不成低不就，哪能个个进高校，人人进研究所？那些没有找到学术机构的毕业生，只要心怀理想，刻苦钻研，方法恰当，在中小学施展抱负，发光发热，也许别有一番天地，或许能有更大成绩。

职业不分三六九等，纵使在中小学也能做出成绩。北大才子高考文科状元陆步轩，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我们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陆步轩专心致志卖猪肉，研究猪肉，利用自己的头脑，将猪肉做到极致，还开起了多家分店，和校友陈生合伙开办了培训职业屠夫的屠夫学校。陆步轩让我们认识到：读书不只限于一种结果，名校硕博毕业任教中小学并不能说"大材小用"。

但名校硕博毕业生入职中小学为何就成了讨论的热点呢？争论的关键之处正是职业阶级化思想。人们倾向于认为大材应工作于高校研究所之类，而小材才应出现于烟火职业。这种盲目的敬畏和对日常化职业的轻视正是当今的就业痛点。知识掌握程度与知识运用程度不匹配而受无缘由的怜惜，源于认识的局限狭隘。

其实，从顶尖高校习得的知识未必要尽数运用于职业上。如果这样，则人人都是大材小用。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职业都值得被尊重！能够学以致用，这是由知识的实用性决定的，并不完全是由职业决定的。再说，如果顶尖高校的学生培养是学术化的，而在就职时旁人以功利化视角看待学术化选择，两者本身就不在同一频道上，怎么能说是"大材小用"呢？还是那句话，名校硕博毕业生任教中小学，未必就不行。